

如何在美國大學出類拔萃？

--從教授的角度談談做好學生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和史德頓島學院教授)

六月初，我剛剛閱完和評定好所有的期末考卷和研究論文。因為特殊的原因，今年春天在三個校園教授四門不同的課程，面對博士、碩士研究生（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和本科生（紐約大學和紐約城市大學斯坦頓島學院），而且學生的質量落差也很大，學期結束，我心中有許多的觀察和告誡想告訴所有的學生。

2017 校園生活 54

從教授角度談 如何做好學生

■文、圖 / 夏明



▲作者在史德頓島學院頒發博士學位。

六月初，我剛剛閱完和評定好所有的期末考卷和研究論文。因為特殊的原因，今年春天在三個校園教授四門不同的課程，面對博士、碩士研究生（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和本科生（紐約大學和紐約城市大學斯坦頓島學院），而且學生的質量落差也很大，學期結束，我心中有許多的觀察和告誡想告訴所有的學生。

美國大學教育體制的一個弊端是，本科生與教授的關係非常隔膜，學生拿了成績後很少跟教授，表明自己對該課程，也基本沒有機會與該教授的任何對話。教授也記不得那麼多學生名字，故難以

進行個人化的即時指導。當然，一些全部住校的貴族化學院可能另當別論。聽說威爾斯利學院就有密切的導師學生關係，教學也以小班研討課方式為主。我女兒就讀的史密森學院也是教授住在小鎮上，隔天都會碰到學生。

所以，我的第一建議是：拿到自己的考卷和文章，組織教授評語。回訪討論有關改進建議。如果你只是想大吵要更高的成績，我的第二告誡是：不要跟教授吵分數（除非你知道教授犯了一個明顯錯誤）。我的女兒曾在第一門課一直保持全場的講上，最後成績得到一個不及格，知會教授後，知道粗心

教授出了錯。我也曾忘時開一位學生通過電子郵件寄來的期末論文，給了這位學生C。他來信告知後，我馬上會識到並道歉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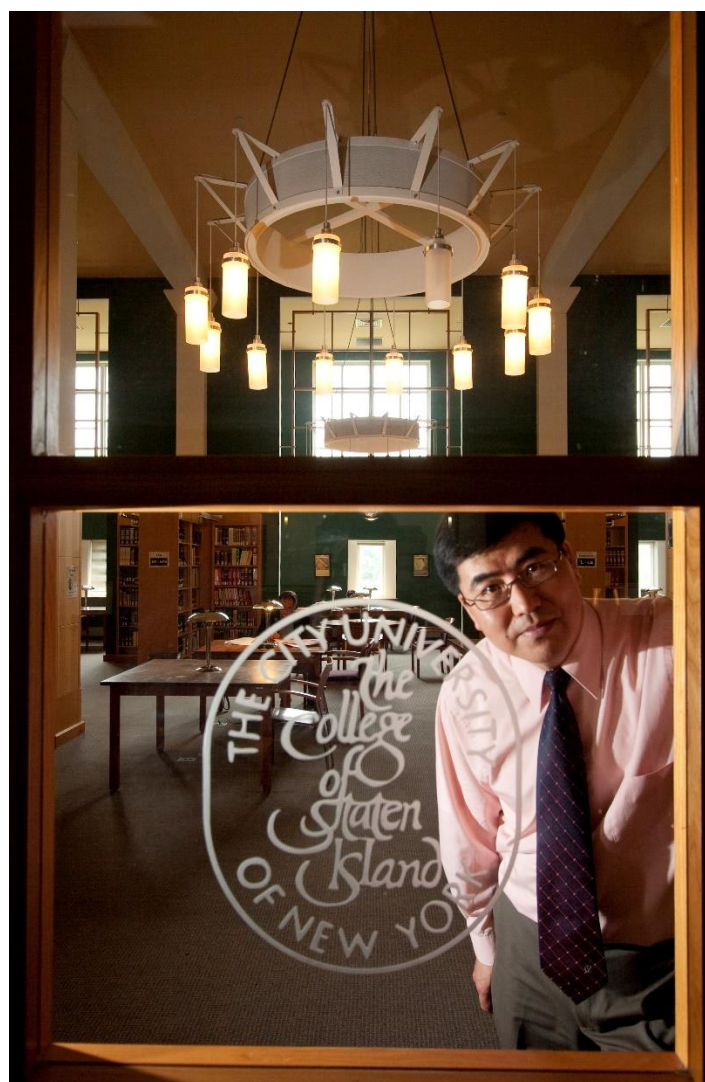
第一個格言：
上智之人從他人的失敗學教訓，中智之人從自己的失敗學教訓，下愚之人無法從自己的失敗找到教訓。

有人說，為什麼要聽你的訓教？從第一個格言開始，我還可以列舉下列幾個原因：第一，教授都經過學生，而且絕對都是好學生。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基本要求是有博士學位。在五萬多所各類大學和社區學院中，每個學科大概有一百來所院校培養博士，所以教授的背景比較同質。第二，教授對好學生的看法和評分的內幕，學生一般不知道。第三，中國教育非常注重「教學法」，既有「教」又有「學」，強調的「教育法」（Pedagogy）只重教，沒有「學」，所以，還費勁之餘「學生術」（英語叫它Pupology）。會中文的學生應該繼承這一東方傳統。所以對任何一位教授來說，首場的感覺是亞洲學生較美國本土學生更尊重他。第四，儘管我是教授社會科學的，但學習經驗有相通之處。我的最大的學習經驗來自於楊振寧先生。他在我讀書時來到我所在的復旦大學，稱他為「超哥度學習方法」（就是每次比別人早做一步、跳大一步）。對科學和工程類的學生來說，我會強調寫作的必要性和訣竅。

首先，作為學生，如何以最小的努力達到最優化的成績，主要取決於你對教授工作性質和動力的瞭解。比如說，你與教授在進行一場博弈，你就必須瞭解你如何能成一個教授用最小的努力達到最優化的教學目標。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學生平穩地來對我說，「只要你給我A，我就把我的寶田往美送給你」。要知道，一個教授的年齡可以買好幾台佳美，你就知道沒有教授會衝到冒著掉職位風險拿他的佳美。又比如，不少學生在學期末時會對我說，「教授，我可不可以在交一篇額外的文章，可以加分？」我的回答總是，「No」。為什麼？因為這項建議不在我的動力範圍內。

學生一般不知道，每一位教授首先有三項基本任務：教學、科研、行政雜務。一些明星教授還有許多媒體採訪或公共活動。一般來說，健康教授職業的人喜歡讀書、搞科研、成大名，所以相對來說教學是「磨練自己，折磨學生」的工作。名牌教授和副教授的窩點在於：前者主要搞研究、發表成名，在外出風頭；後者教學鬧著，在家看孩子。所以，大多數教授想讓他們沒有時間讀完的偉大著作（我只閱讀了我書房裡三分之一書籍），不顧多讀學生的文庫（許多是錯謬百出）。由於美國大環境的不斷變化，學校經費日益吃緊，教職（尤其是有終身教授資格tenure-track）減少，教授的事務得愈來愈多（班量大，學生的質量落差愈來愈大），而得到的資源和補助愈來愈

美國大學教育體制的一個弊端是，本科學生與教授的關係非常隔膜，學生拿了成績後很少回訪教授、查明自己對錯根源，也基本沒有機會閱讀教授的各项評語（極大的資源浪費！）。教授也記不得那麼多學生名字，所以，難以進行個人化的師徒指導（當然一些全部住校的貴族化學院可能另當別論。據說威廉姆斯學院等就有密切的導師學生關係、教學也以小班參與討論方式為主。我女兒就讀的史密斯學院也是教授住在小鎮上，週末都會碰到學生）。所以，**我的第一項建議**是：拿回自己的考捲和文章，細讀教授評語，回訪討論和詢問改進建議。如果你只是想去吵要更高的成績，**我的第一告誡**是：不要跟教授吵分數（除非你知道可能教授犯了一個明顯錯誤。我的女兒就曾在一門她一直保持全優的課上期終成績得到一個不及格，知會教授後知道粗心的教授出了錯。我也曾忘掉評閱一位學生通過電子郵件寄來的期末論文，結果給了這位學生 C。他來信告知後，我馬上意識到並道歉更正）。



在学校图书馆

第一個格言：上智之人從他人的失敗學教訓，中智之人從自己的失敗學教訓，下愚之人無法從自己的失敗找到教訓。

有人說，為什麼要聽你的訓教？從第一個格言開始，我還可以列舉下列幾個原因：第一，教授都做過學生，而且絕對都是好學生。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基本要求是博士學位。在五千人來所各類大學和社區學院中，每個學科大概有一百來所高校培養博士，所以教授的背景比較同質。第二，教授對好學生的看法和評分的內幕學生一般不知道。第三，中國的教育非常注重“教學法”，既包括老師“教”又包括學生“學”，但美國的“教育法”

（Pedagogy）只重教、沒有“學”，所以，還要輔之於“學生術”（我姑且叫它 Pupilogy）。會中文的學生應該繼承這一東方傳統（印度是很強調這一點的。所以對任何一位教授來說，普遍的感覺是亞洲學生較美國本土學生尊師重教）。第四，儘管我是教授社會科學的，但學習經驗有相通之處。我的最大的學習經驗來自於楊振寧先生，他在我讀書時來到我所在的復旦大學傳授他的“超高度學習方法”（就是每次比別人早跳一步、跳大一步）。對科學和工程類的學生來講，我會強調寫作的重要性和訣竅。最後，在美國的高校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已經超過三十多萬，我希望我的觀察思考可以幫助這個群體。

首先，作為學生，如何以最小的努力達到最優化的成績，主要取決於你對教授工作性質和動力的了解。比如說，你與教授在進行一場博弈，你就必須了解你如何能成全一個教授用最小的努力達到最優化的教學目標。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學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只要你給我 A，我就把我的豐田佳美送給你。”如果他真當真，我會拿他的佳美嗎？如果你知道，一個教授的年薪可以買好幾台佳美，你就知道沒有教授會傻到冒丟掉職位的風險拿他的佳美。又比如，不少學生在學期末時會給我說，“教授，我可不可以交一篇額外的文章，所以可以加分？”我的回答總是，“No”。為什麼？因為這項建議不在我的動力範圍內。

學生一般不知道，每一位教授首先有三項基本任務：教學、科研、行政雜務。一些明星教授還有許多媒體採訪或公共活動。一般來說，選擇教授職業的人喜歡讀書、搞科研、成大名，所以相對來說教學是“燃燒自己、照亮學生”的工作。名牌教授和助教的區別就在於：前者主要做研究、發表成名，在外出風頭；後者教學閱卷，在家看孩子。所以，大多數教授想讀他們沒有時間讀完的偉大著作（即使我自己書房的書我只完成閱讀了三分之一），不願多讀學生的文章（絕大多數是很無聊的、許多是錯誤百出的）。我並非想貶損教授整體上願意為學生奉獻和犧牲的精神，絕大多數教授遇到肯學的學生，總會施予幫助。但由於美國大環境的不斷惡化、學校經費日益吃緊，教職（尤其是有終身教授資格的，tenure-track）減少，教授的事幹得越來越多（班變大、學生的質量愈發參差不齊）、而得到的資源和輔助越來越少（秘書越來越少、零時教師越來越多，有的學校已經取消了教授的辦公室電話），“不發表即死亡”成為一把掛在教授頭上的懸劍。

但學校要求教授必須有接待學生的辦公時間（Office Hour），對學生來說，這是最好的機會。**我的第二個建議**是：一定在開學的兩週內去拜訪教授，一來可以讓教授能記住你，二來你可以了解課程的目標、重點和教授的期盼，最後，你可以深入探討一個在課堂上提及到的問題，展示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上課就像談戀愛，第一印象很重要！再說，辦公室開放時間教授沒有其他安排，他/她可能還感到閒得無聊。學生造訪會讓我們感到自己的使命和價值。

第二個格言：聞一以知二，聞一以知十。

在大學成功的又一個關鍵是，你必須認識到大學與高中的不同。許多學生把高中的經驗帶到大學，比如：不買教科書（高中有學校發書）、以為上課聽老師講就完成了任務、總是期盼老師劃定考試範圍、考試作文繼續重複他人結論、不明白大學教授的地位和專攻所以不知輕重，等等。

我的**第三項建議**包括下列幾點：（1）買教科書。我知道絕大多數人想在教科書上節約錢，這是非常得不償失的選擇。美國教育體制的質量主要體現在高質量的教科書上。再說，書就像是朋友，你互動過並在字裡行間留下過足跡的書價值勝過新書。有各種研究表明，你家裡身邊書的數量可以預測你在大學的成功。也就是說，書卷氣和熏教是密不可分的。（2）課外閱讀。如果說高中側重教你是什麼和為什麼，那麼，大學就開始訓練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由於大學課堂的接觸時間急劇減少（高中幾乎每天都要上某門課，大學一周只有三個課時），教授只會“舉一”，“反三”的事要你在課外完成。如何做到“聞一知二，聞一知十”，最低的要求是：你必須花上兩倍的課外時間。一個好學生的標準不是你有沒有上課聽懂，而是下課後你有沒有思考、閱讀、完成課業。

（3）窮學生的補救方法。我親身經歷過沒錢買書的痛苦。剛來美國時身上只帶了 100 美元（已經是我當時在復旦大學任教時半年的工資），而獎學金要到月底才發放（後來拿著支票去開戶還要存 500 美元的最低金），為了節約 100 美元的種子錢，我買了一部 99 美元的自行車（這樣就不在地鐵費上花錢了，而 26 年後今天我還在騎這部車子）。可以想見，我沒錢買書。當時試圖與一位台灣來的師妹商量，是否能讓我借讀一下她的書（每門功課五、六本教科書她總可以一本一本借給我一下），不想碰了壁（我也不怪她，不是有一個說法嗎：借書給別人是傻瓜，借書還還是大傻瓜。孔乙己說：“竊書不為偷。”）。怎麼辦？一個辦法是告訴老師，一般教授都有出版社免費送書。如果教授有多餘本，或者舊書、前面的版本，老師一定會送給你。現在還有一個辦法：到亞馬遜（amazon.com）去買舊書。從一分錢到一塊錢都可能買到舊版本（其實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上差別不致命，也就是說，A 和 B 的差距不應該由此決定）的書。好在如果你喜歡讀電子版，價格就便宜多了。（4）不輕易買教科書。如果你已經知道自己的專業，積累的書會對你未來考研、讀研或職場都會有用。從學生的角度，買賣教科書總是高進低出，不划算。



在费城读书的日子

第三個格言：制勝是一種態度。

教室是你與教授互動最多的場所，所以你的表現尤其重要。而你以什麼態度呈現出你自己，又是脫穎而出、成功制勝的關鍵。我在教室裡看到過各種不佳行為：有學生睡覺還打出鼾聲，有學生相互唧唧喳喳影響教學，有學生看臉書或手機，有學生遲到還不輕輕關門入座，有學生隨時進出，有學生無故曠課。實話告訴你，所有這些學生基本已無緣進入 A 或 A- 的行列。在我看來，所有得 A 和 A- 的學生都經過了一番努力和進步。

前面告訴過你我買了部自行車騎車上學。我住在西費城騎到北費城。熟悉費城的人都知道我在說什麼。1991 年正值美國經濟危機，我身穿滑雪衫在大冬天行進，確切地說，是在美國社會的最底層。從上海來到這裡，還是有向下的落差。一個問題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希望在哪裡？一天，靠近天普大學校園，抬頭猛然看見學校大樓頂端的一個口號：Winning Is An Attitude！這是著名校籃球隊教練約翰·切尼的名言。我當時問自己，我會贏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我有那種態度。

對教授尊重是一個必備態度。記得我的導師把我介紹給系裡一大堆吃午餐的教授時說了一句話：“他們都是你的老師！”現在我更認識到，從一個本科生到一個教授這條路徑成功的機率平均幾乎不到千分之一。但許多學生認識不到這一點。壞的例子就不多舉，只說一個女生在我把她的論文退回重寫時，她佔用了我一個小時的時間與我爭論，說“我未能領會她的文章。”她堅持說她是一個好寫手（good writer）。我說，為什麼？她說，我畢業於 Staten Island Tech（紐約五大公立高中之一）。我說，不能說明什麼。她又說，我選過寫作課，並得了 A。我說，也不能說明什麼。最後她說，你是唯一一個指出我寫作有問題的人。不能不說，作為一個亞裔教授要叫美國長大的孩子接受我在寫作上的教導，還有不少挑戰。



1997 年获得政治学科哲学博士学位

對此，我的第二個告誡是：不要成為青蛇和牛蛙互咬和互害的一部分。印度有位神人叫室利·羅默克里希那（甘地奉他為老師）講過他在花園裡看到的一個情景：一條青蛇咬住了一個牛蛙，費力想吞下去，而牛蛙卡在青蛇的脖子裡卻不斷抵抗，結果兩相受苦。這位神人想告訴我們：作為老師要有鋒利的“智刀”（眼鏡蛇、蟒蛇就有這樣的威力），作為學生要有配合和順應。但我們有許多學生一副自以為是的架勢（我年輕時就是這樣，可惜沒有得到指教），不得不到教室受折磨卻喪失了獲得智慧的機會。印度人對教學法的重視還表現在，他們的聖典之一《奧義梵書》其題原意是學生恭恭敬敬坐在位處高座的老師腳邊。在我看來，最差的學生是自以為是、頑固不化的學生。



在史德顿岛学院和政治和国际事务系的毕业生在一起

在教室裡，需要帶來的是“好奇心”、“充沛的精力”和隨時互動的準備和能力。作為一個教授，我的目光總是在不停地尋找有光亮的眼睛。既然大學教育已經不是停留在給予信息，而是教授思維方式、方法和傳遞求知的快樂，我們都樂於讓學生參與，給課堂討論注入動力和指引方向。如果你能顯示出你的領導能力，參與分數就有可能提高了（這項的分數基本決定你的成績是上一格還是下一格）。但我必須給予**第三個告誡**：參與時勿打橫炮、不要劫持和轉移話題，最不要問常識性的 ABC 問題（一方面說明你沒有閱讀準備，另一方面，可能教授已經討論過而你在做白日夢），結果讓討論無法深入集中，破壞整個教學的效率和進程。還有一個重要的注意是，對理論、文本、方法等問題可以積極發言、表達看法，但對於你的生活經歷和家庭給你形成的個人意見要克制表達。在一個有層次的環境裡，人們因為種族、膚色、階級、宗教、移民身份和見識形成的偏見容易引發教授和其他同學的反感。哲人蘇格拉底曾說過，“沒有知識的意見是低劣的。”這類的負向參與，有時還不如沉默。直到你逐漸積累認識，你會明白什麼叫“政治不正確”，從而避免成為人們的“背痛”。

我分享兩個有效的參與方式。一是，在眾人都爭相發言時，適當讓給其他同學機會，不要事事充能。即便你是像西奧多·羅斯福或者特朗普那樣的總統，人們也不會喜歡“在所有的婚禮上都想做新娘、在所有的葬禮上都想躺在棺木中”的那樣的人。但當遇到難題無人

想接詞兒時，你如果舉手參與，會收到更好的效果。二是，幫助教授分擔教學的負擔，在參與時澄清教授未講清楚的問題。

記得來美第一學期在《政治學理論》研究生課上，老師是一位取得哈佛博士學位的、在紐約長大的猶太裔教授，講話快得像機關槍掃射，基本輪不到我的發言機會。一次他講到阿羅的“不可能原理”，班上眾人昏昏然，而教授最後也亂了方陣。我舉手問教授我可不可以發言。我乾脆到了講台把這個原理用圖表列舉出來。這一幫忙老師高興得不得了，我的期末成績你也可以猜到了。

第四個格言：你無法說你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但無人能阻止你說你是世界上最勤奮的人。

學生經常成為我的老師。我有一位博士生早已是知名的律師（他的客戶有諾貝爾獎獲得者），考慮到他的年紀，在指導他的博士論文時，我總是不給他施加太大的壓力。他說沒問題，因為他的一位導師告訴了他上述的第四個格言。另外一位學生告訴我，他的爸爸給他說：“如果在大學期間你能不沾啤酒，未來你就有飲不完的香檳。”我希望所有的同學都能多交朋友，從同儕中獲得智慧，或者建立學習小組複習課業和考試。



在西点军校主持国际事务中国专题讨论会

大學與高中，或者說中式教育與美式教育，或者說老式教育與 21 世紀教育的重要區別在於，前者重視知識的庫存和存量，後者重視知識的更新和創造。所以，老師不是活字典，不只是信息提供人，因為我們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和谷歌工具。學到教授的思維方式、發現問題的角度、解決問題的想像力和研究方法，同時熟悉文獻、數據庫和資料源的情況，最後是感染上教授們對知識的痴迷和快樂，這些成為了更重要的目標。現在既然幾乎人手一部手機，在課堂上利用手機、Ipad 來檢索具體事件和信息就成為參與、配合教授的重要手段（不是用來看臉書！）。

第五個格言：剽竊是死亡之吻！

從人文和社會科學角度來說，寫作恐怕是每一個學生需要掌握的最重要技能。但不幸的是，太多的學生應付了事，甚至直接剽竊。有的外國學生（包括大陸來的同學）還用谷歌翻譯把文章從外文翻成英文。針對學術不誠實和剽竊，所有的學校都有嚴厲措施，通常會導致除名。有的學校有“榮譽規則”（Honor Code），遇到這種情況，教授會把材料轉交給特定的辦公室調查處理。對於具有大工業化產業特徵的公立大學，教授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但沒有足夠的資源和精力來調查。我的做法更多是給一個低分。為了防止此類現象，我總是要求學生在我的指導下選題、破題、啟動研究、完成和向全班匯報，從而了解學生課業的真實性和原創性。當學生刻意要逃避這種監督指導時，我就知道會有問題，從而招來更詳細的檢審。所以，誠實為上策。

由於大大學（有別於文理學院和常青藤）資源的有限，教授不願意太多“廢掉”(fail)學生，以免節外生枝、自尋煩惱，而更願意給一個低分（D、C 和 B-）了事。所以，大學文憑貶值就很自然了。而你要脫穎而出，就必須注意平均成績點（GPA）。有人說，你未來可以與你的配偶離婚，但你永遠無法與你的 GPA 離婚。它決定了你有無機會升入研究生院或各種專業學院（醫、商、法等）。有學生要我寫推薦信，如果我查到成績只是 B 或以下，我總是推脫拒絕。可見 GPA 的重要。

當我在標題裡說道“好學生”，一定很多人覺得彆扭。我不是說好人、好公民、好女兒、好兒子、好僱員。可能有人是後面的每一類，但可能不是好學生。所以，人生就是一個取捨。有人可能更多關心自己的銀行存款數，而不是分數；有人可能積了更多的美德（孝子、孝女、好兄弟、好姐妹），但耽誤了課業。這不是誰的錯，也不影響她/他成為一個全面的成功人士。但希望同學們不要用全職工作、弟妹的照顧、男女朋友的麻煩（我遇到過成千上萬千奇百怪的托詞）去要求老師理解而給你高分。教授不是社工。成人應該做好自己的選擇並負全責。



20 年后还保留着自己来美国买的第一部自行车

限於篇幅限制，不能多說，只好用最後一個格言來結束本文：美德、智慧和知識可以教育、傳授，但意志卻不能（見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最後的發願、立志完全靠你個人了。

祝你成功！

【2017 年 8 月《世界日报》教育特刊曾刊登该文】